

〔德〕 约阿希姆·弗里德里希
苏蒙

奶油颗粒蛋糕队， 加油！



〔德〕约阿希姆·弗里德里希 著
苏蒙 译

奶油颗粒蛋糕队，加油！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奶油颗粒蛋糕队, 加油! / (德) 弗里德里希著; 苏蒙译.
—深圳: 海天出版社, 2008.8
ISBN 978-7-80747-251-3

I.奶… II.①弗…②苏… III.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
德国—现代 IV.151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81239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9-2006-159

Friedrich; TORE, PUNKTE, STREUSELKUCHEN © 1995 by Thienemann Verlag
(Thienemann Verlag GmbH), Stuttgart/Wien.

奶油颗粒蛋糕队, 加油!

NAIYOU KELI DANGAODUI, JIAYOU!

出品人 陈锦涛
出版策划 毛世屏
责任编辑 谢芳
封面设计 刘雅琴
责任校对 张玫
责任技编 钟愉琼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
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(518033)
网 址 www.htph.com.cn
订购电话 0755-83460137(批发) 83460397(邮购)
设计制作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 Tel:83461000
印 刷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32
印 张 4.25
字 数 65千
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08年8月第1次
印 数 1-5000册
定 价 12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

Contents



第一章 / 1

第二章 / 18

第三章 / 3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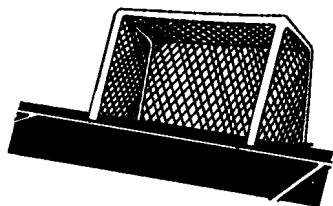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章 / 54

第五章 / 70

第六章 / 83

第七章 / 96

第八章 / 109





第一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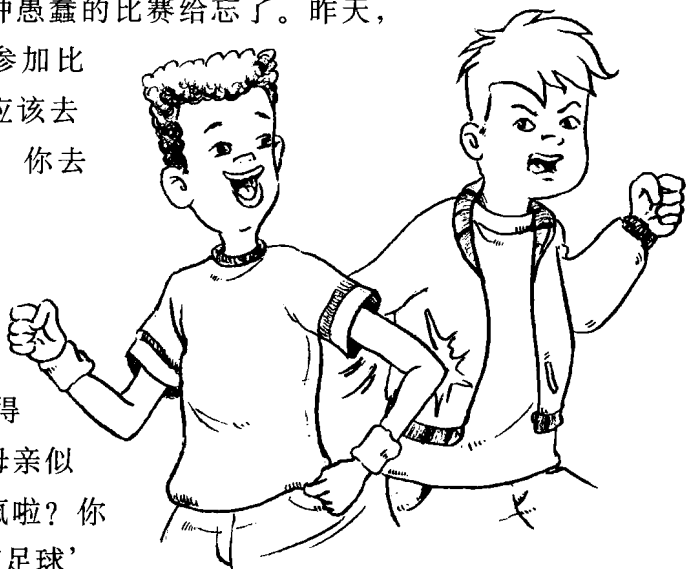
爪子用他的尖肘从侧面捅了我一下问道：“嘿，胖子，你昨天去了没有？”

“哎哟！你就不能给你的尖肘子买一个护肘戴上？”我回答道。“你说我昨天应该去哪里呀？”

“你又忘了？昨天是今年最重要的一天，至少对于普路托是这样。”

“是足球的事儿！”我叫道。“当然了，我真的把这种愚蠢的比赛给忘了。昨天，所有自愿参加比赛的人都应该去足球场的。你去了没有？”

爪子打量着我，那样子好像我得罪了他的母亲似的。“你疯啦？你忘了‘我与足球’





的主题活动？这是最近的事啊！情况可能跟过去的两年差不多。如果普路托能组织出一支足球队，那就是奇迹。肯定只有我们的尼安德特人去参加！”

爪子的最后一句话说得很大声，马刀听到了。他就坐在我们前面的板凳上。他转过身来，生气地望着我们。不过，他像平常一样，什么也没有说。马刀经常被爪子惹得生气，我觉得奇怪的是，这两个人竟然从来没有打起来过。不论爪子说什么，马刀只是听着，不吭声。都怪他自己就这么忍着。

爪子大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下一节课我们绝对要挨训了。”

爪子说中了。下一节课是班级活动课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有什么不高兴的事，可以跟我们的班主任发发牢骚。这一次，恐怕反过来了。

普路托好像听到了爪子说的最后一句话，他冲进教室，将公文包使劲往讲台上一扔。看来，他情绪很坏。

“我没想到，你们这么靠不住！”普路托大声斥责道。

普路托的名字原本叫普路塔。我们给他起名叫普路托，这是根据米老鼠的狗名而取的名字。他的名字跟那只狗的名字很相近。另外，他说起话来断断续续的，他生气的时候说起话来像狗叫。

“您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坐在我另一边的玛丽莲问道。

蛋筒的反应更快一些，因为他就坐在我的后面。他弯过身子对着我们耳朵小声地说：“肯定又是因为那个讨厌的足球赛。”

这话被普路托听到了，他问道：“什么事情讨厌啊，托



马斯？”

蛋筒的问题是，即使他说悄悄话，人家至少在十米远都可以听得到。“你说悄悄话的时候，人家还以为你嘴上有个蛋筒呢。”普路托曾经对托马斯说。从那时起，托马斯就被叫成蛋筒了。托马斯的特征是，他走哪儿都带着滑板。另外就是他的T恤特别长，短裤也很长，头上总戴着一顶棒球帽，不过是反过来戴的。

可以这么说，我们班的每一个同学都有一个外号，都是我取的。我的外号叫胖子。虽然我的正式名字叫比约恩，但我们班从来没有人这样叫我。我一直被人叫做胖子。无非是我肋骨的一些地方稍多了几磅肉。这又不碍事。我妈妈常说：“一个人要消耗得起。”她说得对。我宁愿是心宽体胖，也不要骨瘦如柴、神经兮兮的。

另外，我觉得只有我一个人有外号，很不公平。所以，我开始为我们班的每一个同学起外号。他们觉得这样也不错，最后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了一个外号。后来我们的外号在全校都有名了，老师都知道了。不过老师还是叫我们的正式名字。我们还给老师起了外号呢。

马刀举手发言了。

普路托对他点了点头，“好的，海科，你想说什么？”

“我觉得不爽。”马刀只是说了一句。

马刀是我们班，甚至很可能是我们学校唯一真正爱踢足球的男孩子。他的外号来源于他那双弯曲的足球运动员腿。马刀几乎不怎么说话。“他的口头表达能力比较弱。”老师可能会这么评价他。爪子说得更贴切：“你说话像尼安德特人。（德国杜塞尔多夫附近的尼安德特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

期的“古人”。——译者注）”

爪子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是一个十足的手球运动员。他甚至参加了手球协会。他似乎对其他的体育项目一点也不感兴趣。他的手臂很长，手掌大得像花园里的铲子。他很善言辞，所以在班里很受欢迎。正是因为我们以前相互不了解，我们能成为朋友，我还很自豪。我刚从小学到这里来的那一天，我们就发生了争执。当时普路托给我们分配座位，把我分到跟他坐。

“我不想跟肥胖的人坐！”爪子当时很抵触。

我当时跟马刀的反应一样，一言不发。后来他没完没了地嫌弃我，我就叫他大猩猩。他叫我猪肚子，我就叫他弗兰肯施泰因（电影《科学怪人》里的人物，亦称地狱男孩。——译者注）。接着我们还打了几架。我们常常惹得老师生气。后来我们却成了最好的朋友。

我几次都想劝马刀像我一样对付爪子，但是不行。马刀虽然有时候跟我说几句话，但除我之外，他跟班里其他人都不打交道。我不知道，他到底还有一个朋友。在学校里，我只见他一个人独来独往。爪子和马刀相互了解不多。他们水火不相容。虽然马刀嘴上什么也不说，但可以看得出，他不喜欢爪子。他甚至恨爪子。问题不在于马刀是踢足球的，而爪子是打手球的。爪子经常跟马刀开过分的玩笑，让他哑口无言。爪子甚至要大家不叫他马刀，而叫他尼安德特人。不过我们都觉得这样做有点过分。

普路托靠着椅子坐了下来，眼睛望着天花板，翻着白眼。我们知道是什么事使他心情烦躁。即使是马刀举手发言，他通常也只冒出一句：“我觉得不爽。”你要问他很多



次，才明白他要说的话是什么意思。

“好了，海科，”普路托叹了一口气说，“首先，请你说出一个像样的句子来，其次请你告诉我，你哪儿不爽。”

“昨天。”

普路托疑惑地望着马刀。“怎么啦？”

像平常一样，只要是马刀想说什么，教室里便传出一片格格的笑声和咕噜声。马刀生气地望了一下周围。

“昨天——操场上——没有一个人。”

普路托花了十秒钟的时间才明白马刀的意思。普路托从凳子上跳起来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！我刚才就是这个意思！今年又跟以前一样！”他大声地责备道。他一边说，一边在教室里走来走去，手里晃动着一张纸。“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组建古斯塔夫—海涅曼学校足球队的名单表。你们知道这上面有多少名字？”

我们谁都猜得到，但我们什么也没有说。

“只有一个名字！”普路托吼道，“竟然只有一个名字！还是海科的名字。前两年至少有四五个人的名字在上面！可今年只有一个！简直不可理解。这个学校怎么了？这简直不是学校！这里尽是一群瘫痪的鸭子！”

我举手发言了。我毕竟是班长啊。“我们的学校只是一个小小的学校嘛！再说，足球又不是唯一的运动项目。我们宁愿搞点别的活动。”

“比方说，吃点什么的！”博伊勒尖叫道。

博伊勒没有绰号。他的名字就叫做托比阿斯·博伊勒。我们已经决定了，叫这种名字的人不需要绰号。博伊勒有着特别的才能。他什么都可以搞得到。随便你要什么东西，只

要你跟他说一声就可以了。最晚第二天，他就帮你弄到了你要的东西，不过是要相应地付一点钱的。博伊勒跟他最要好的朋友一样，是滑板运动员。

普路托跑到前面，使劲挥动着双臂。“安静！”他吼道，“安静！真见鬼！”

尽管如此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我们这帮不知好歹的家伙才安静下来。

玛丽莲向我弯过身子，轻轻地摸了摸我的手。但愿她这动作没有被人看见。

去年暑假过后，我们要换到另外一个教室去。从那以后，玛丽莲就坐在我的旁边了。她经常主动接近我。仅仅这一点倒不要紧，因为我也觉得她挺好的，只是有我们班其他人在场的时候，她就不要老是对我动手动脚的了！其实别人早就注意到了。我因此被他们嘲笑过，尤其是爪子取笑过我。他只要在我的面前说到玛丽莲，就用什么“小宝贝”这样的字眼。

玛丽莲的名字本叫尼可勒。她确实已经有一点胸脯了。在这方面，我们班的其他女生不怎么突出。因此，我们男孩子给她取名为玛丽莲，是根据（美国性感电影明星）玛丽莲·梦露的名字取来的。她一听到别人这样叫她，就很生气。

“我特别关心足球的事！”普路托继续说，“这一点，你们很清楚。”

确实，这是我们班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事实！每个星期一上体育课前，我们都要硬着头皮听他大讲一通足球的事，什么排名啊、战术啊、教练啊、球星等等。



“难道就不可以搞一次手球赛吗？”爪子大声向班里的同学问道。“足球运动完全过时了！”

爪子赢得了一片赞成的低语声。

普路托摇摇头，“我可以想象得出来，你只愿意打手球，马库斯。可惜这行不通。校级杯足球赛是朗道尔公司捐资的。公司特别强调，我们这个城市各个学校的足球队之间要举行比赛。正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青少年对足球不感兴趣，我才决定要参加这次足球赛的。”

阿斯泰里克斯举手了，他从来都是先举手后发言的。再说，他是班里最好的学生。马刀是一个另类。不过，大概除了爪子以外，没有人跟马刀过不去。对于阿斯泰里克斯来说，情况就不同了，他是个长着一张

臭嘴的人，因此，班里谁也受不了

他。如果我们班有哪位同学得

了低分，可以打赌，阿斯

泰里克斯一下课就会走

到那位同学面前去，

把他奚落一通。阿

斯泰里克斯要不是

有欧拜力克斯跟着

他，肯定每天都会

挨揍。欧拜力克斯是

阿斯泰里克斯唯一的

朋友。阿斯泰里克斯

和欧拜力克斯两个人属于完

全不同的类型。阿斯泰里克



斯个头瘦小，几乎是小不点。反之，欧拜力克斯比我们班的同学明显地高出很多，他是班里最高的。他的肩膀像健美运动员的肩膀一样，他手臂的爆发力至少上千磅。只是他脑袋里的白炽灯泡有点儿接触不良。凡事至少要跟他解释两遍，他才明白。欧拜力克斯对人心肠很好，除非有人敢去冒犯阿斯泰里克斯，他才出来帮忙。欧拜力克斯像条小狗似的跟着他的朋友阿斯泰里克斯。阿斯泰里克斯倒是很乐意如此。于是，他有了一个廉价的保镖，因而他的嘴巴可以肆无忌惮地到处犯贱。这两个人总是呆在一起，亲密无间，如同一对活宝，或者是咖喱香肠和油炸土豆条的关系。这就如同《勇士斗恺撒》卡通片里的阿斯泰里克斯（Asterix）和欧拜力克斯（Obelix）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，德特勒夫？”

“普路塔先生，”阿斯泰里克斯用他带鼻音的声音开口了，“据我所知，直到如今，我们学校还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校级联赛。”阿斯泰里克斯说话的时候，好像头上顶了一个桶。

“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就要参加比赛！”普路托生气地说道，“这就是让我觉得很不爽的事。不参加比赛，我们的学校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。在赛事过程中，我们至少可以有机会展示一下我们的力量！”

“那我们怎么办呢？”我很委屈地问道。

普路托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好像要大声地责备我。但他又稍稍闭了一下眼睛，好让自己平静下来。“那好吧，”他小声地说，“我再跟你们解释一遍。很可能你们又会忘记。不管怎么样，上次的赛事已经过去一年了。”



我们并没有忘记这件事情。我们也觉得很遗憾。但是，普路托不顾我们的反应，一个劲儿地接着说：“我已经说过了，今年市里面会举行校际足球杯赛。每个学校允许一个足球队报名参加，条件是学生的年龄不能小于十岁，也不能大于十四岁。”

“可惜老是只有男孩子参加！”这时，双胞胎1号喊道。

双胞胎1号叫安格拉·帕斯曼，是帕斯曼家双胞胎中的老大。比基是她的妹妹，是双胞胎中的老二。这对双胞胎姐妹是我们的女足明星。这样说来，学校里喜欢踢足球的学生就都集中在我们班了。跟马刀不同的是，她们参加了足球俱乐部。我一直认为双胞胎之间应该是相互理解的，但这对双胞胎不同。她们经常发生争执。争论得最多的问题是，她们之间到底谁的球踢得好些。

普路托点点头说：“是啊，我知道，安格拉。不过，等会儿我会说的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如果每个学校的运动队都报名参赛，就分成两个组。每一组的运动队都跟组内所有的队进行比赛。两个大组的第一名就可以参加校际杯的决赛了。决赛的优胜者可获得优胜杯和嘉奖。去年的奖品是给学校的体育器材。”

“这些我们都知道了！”蛋筒喃喃地说。

“但是你们不知道今年的奖励是什么。”

普路托故意停了一下。他猜想我们会很好奇地问他。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

“很可能是一盒粉笔和一箱海绵！”博伊勒叫道。

“不完全是这样的，孩子们。校际杯今年要搞十年庆

典。朗道尔先生有个特别的想法。优胜队将获得一周巴黎之行的奖励。”

去巴黎！这当然是个不错的奖励。

“去巴黎！太好啦！”玛丽莲低声悄悄对我说，“那里有好衣服买。”

平时听到这一消息，教室里会一片哗然。

“你们不感到惊奇吗？”普路托见我们反响不强烈便问道。

马刀举手了，“我觉得不爽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，你想说什么？”普路托问。

“我一个人参加不行啊。”

“理由是什么？”博伊勒怪声大叫道，“恐怕还没有想到！”

爪子用手捂住脸，摇着头。“有谁这么讨厌啊。”他用呻吟的腔调说。

“我并不是想让你一个人去踢足球啊，海科，”普路托接着对马刀说，“我在朗道尔公司了解了情况。他们告诉我，混合球队也可以参加，没有一点儿问题。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这样比赛过，但基本上是不成问题的。这样的话，安格拉和比基就都可以参加比赛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她们有兴趣的话。”说着，普路托用询问的目光望着双胞胎。

“没问题！”她们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。

双胞胎的意见统一了！这在以前不多见。

“我觉得不爽。”马刀没有举手就开口了，“我不愿意跟她们一起去比赛！”

一次说出了两个句子！马刀一定是很生气了。



“什么叫做‘我不愿意跟她们去参加比赛’？”普路托大声说，“第一，不是由你来决定谁进足球队；第二，你是想参加比赛的，是吧？”

“是啊，没错。”马刀小声地说。

“把你那双腿搁在家里吧，尼安德特人。”爪子悄悄对马刀说。

马刀没有转过身来，但我清楚地看见他的耳根红了。很可能他这节课不想再说什么了。每次爪子嘲弄他之后，他都是这个样子。

“三个人参加比赛，太少了！”蛋筒说。他那怪腔怪调的声音，吓得坐在我身边的玛丽莲直哆嗦。

“这次的奖赏确实很不寻常，”普路托回答说，“因此，我至少需要八个自愿者来组建学校足球队。我已经决定要参加今年的比赛了。我不想再听到其他学校的老师对我们学校说三道四的。”

“队员都从我们班里挑吗？”我对着七嘴八舌的同学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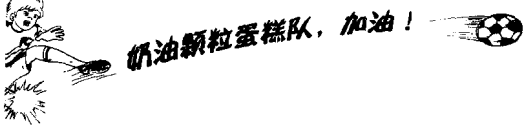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的，就从我们班里挑。为什么不可以呢？你们毕竟是我负责的班级。这里有很多爱好体育的同学，还有在足球队里踢得很好的同学。”

阿斯泰里克斯举手了。普路托对他点了点头。他带着鼻音说：“为什么要自愿报名呢，普路塔先生？”

“难道你们不想去巴黎吗？”普路塔问道。

“那我们还得先打赢才行啊，”我说，“再者，我们明年反正有一次大的班级出游活动，很可能会去英国。”

普路托点点头说：“我们肯定是要赢了才能去巴黎。但



为什么不可以尝试一下呢？试一下总是值得的。那好，有谁自愿报名？”

他默默地望了一下周围的人，没见动静。除了双胞胎和马刀以外，其他人都忙着往窗外看，有的在书包里搜东西或者尽可能装得不引起注意的样子。

“我们宁愿去英国。”当大伙儿安静得几乎让人受不了的时候，我说话了。

普路托仔细打量一下我，突然咧嘴笑了。他的嘴咧得越来越大，几乎从一边耳垂咧到了另外一边耳垂。

“你们想去英国吗？”

有的人小声地表示赞成，有的点头。

普路托双手放到头后面，他靠回他的椅子上，眼睛望着天花板，继续说：“我是考虑过带你们去英国的，但我也可以另有考虑。既然你们不打算在这里证明你们是爱好体育的，那我们就再搞一次远足活动，到时候看你们的能耐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我问道。

“这就是说，我可以考虑不去英国，而是明年带你们去哈茨山区做一次长距离的远足。”

这是强人所难！这明摆着是为难我们！

普路托起身说：“我给你们一个建议。我给你们十分钟时间。我回来的时候，你们把完整的足球队队员名单告诉我，不谈远足的事，我们去英国。如果你们赢了比赛，我们就去。去巴黎也可以在假期里进行。”

“要是我们没有组织成足球队呢？”我问道。

普路托耸了耸肩膀说：“那你们就可以把远足穿的靴子先擦擦干净。你们有十分钟的时间！——还有，我知道我可



以相信你们，所以，我已经报名参加足球赛了。我只需要把队员的名字补上去。”

说着，他走出了教室。

我看了看钟。在十分钟的时间里就要变戏法似的组成一个足球队，这几乎不可能。我特生普路托的气。可是生气也没用。普路托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。结果是好是坏我们都得接受。

我走到讲台前。在没有老师的时候，班长得负责。而我就是这个班的班长。

“好啦，我们得抓紧时间。你们是知道普路托做事的作风的。如果我们成立不了足球队，明年就得穿着胶鞋和雨衣到哈茨山去长途远足。谁自愿报名啊？”

我看了一下四周。只有三只手举起来。他们是双胞胎和马刀。

“朋友们，这样不行啊。我们想想别的办法吧。你们有谁参加了体育运动协

